

方 白 著

# 報紙的故事



開明書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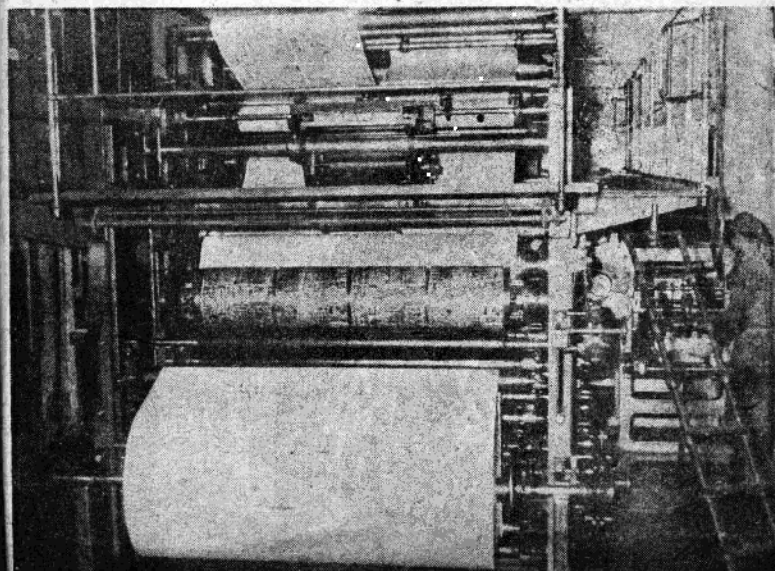


稿發在輯編



工人拿非好的鉛字排版

修活「字版翻出來的鉛版



捲筒機在印報

親愛的讀者們：

爲了迎接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，我們貢獻了這一部「我們的書」我們希望這幾百種小冊子，能夠在傳播新民主主義文化這樣一個偉大的工作上，盡一點小小的力量。

「我們的書」包括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文藝三事三大類。這本書是其中的一種，不論它屬於哪一類，或者偏於哪一方面，我們希望它多少能對您有點用處，能幫助您認識宇宙、世界、歷史、社會，或者認識新時代的人民的生活和鬥爭。

我們很高興您讀完了這本書。同時，我們還希望您能夠告訴我們一點讀後的意見。因爲這部書是爲了讀者編的，它有什麼缺點嗎？它的文字上有什麼毛病嗎？讀者有批評它的權利，也有使它進步的責任。不論您說它好，說它壞，我們都非常歡迎；即使是批評一兩句，我們也是非常感謝的。

「衆人是聖人」，我們願意根據讀者的意見，把「我們的書」編得更適合讀者的需要。希望您和我們合作。

我們的書（已出二十種）

中國字

呂叔湘著

義和團

黃 寧著

少年先鋒

徐調孚著

太平天国

吳立堅著

從猿到人

賈祖璋著

淮海戰役

方習文著

黃金的悲喜劇

葉至善著

橫渡長江

周振甫著

人的社會

覃必陶著

血淚仇評話

李 潔著

斯大林

歐陽文彬著

紅旗競賽

王亞男著

列 寧

夏士元著

錢的故事

胡叔循著

白毛女的故事

王亞男著

白求恩大夫

王天心著

報紙的故事

方 白著

奇妙的圓

錢文翰著

母親

李 潔著

微生物和食物

許 棣著

## 從一張報看世界

你爲什麼要看報？

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。但不論怎樣簡單，也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。有了正確的答案，你纔喜歡看報，你纔懂得怎樣看報，你纔能得到報紙的幫助。如果沒有呢，那就全沒有。

也可能是這樣：你從來不看報。

那麼，問題也變了，那就是：你爲什麼不看報？

不看報也得說出一番道理來。但不論你怎樣說，頂頂合適的答案，那是：你還不曉得看報的好處，也就是你還不曉得人家爲什麼要看報。

這個問題先放下，你還是拿一張報紙看看再說。

當你拿到一張報紙的時候，你看，那上面都是什麼東西呢？

不過，問題又來了，你拿的是什麼報紙呢？因爲報紙是有很多種的，拿上海來說，有大張的報，有小張的報；有的報紙，在名字上看不出是給什麼人看



的，有的報紙，就在報的名字上顯出它的讀者是哪些人來，比如「文化報」，「勞動報」，「青年報」，「新少年報」等。

你拿的是什麼報呢？一種報是一個樣子啊。

爲什麼一種報是一個樣子？這個問題也暫且放下，等以後再解決。

你最好是多拿幾種報紙，放在一起比着看。這樣，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報紙上面，看出它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，並且有什麼相同的地方。

什麼是它們相同的地方呢？

它們都有新聞，比如：人民政協開會啦，解放軍打了大勝仗啦，這一類都是國內的大事，也就是重要的新聞；又如：蘇聯有什麼事啦，美國有什麼事啦，這一類是國際方面的重要新聞；又如本地有什麼大事情啦，便是本市新聞；還有工商業方面的消息，各種商品的行情，便是經濟新聞。

除了新聞之外，它們又都登着一些文章。這些文章，是爲了幫助人研究某些問題，認識某些道理的。報上最重要的文章就是「社論」，它是從新聞裏面找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來談論，或是找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來研究。它像是一

個領路的人，告訴你這裏不好走，那裏好走。又像是一位老師，告訴你這個爲什麼，那個怎麼樣。

有時候，把各種各樣的文章湊在一起，有故事，有小說，有詩，有歌曲，有圖畫，好像一本雜誌上面的東西，那就是副刊。許多報紙都有這樣的副刊。

什麼是它們不同的地方呢？

可以這樣說，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種報紙。如果是一種給工人看的報紙，那上面工廠的消息多，工人的活動多，工人的故事多，工人寫的文章多，對工人講話的文章也多。如果是給學生看的，這一切就完全變了，那就是學校的消息多，學生的活動多了。

大的報紙，好像是一家百貨商店，什麼貨色都有。但是，不論哪一類的消息，活動，都不能太多，太多了就容納不下了。

爲了給不同的人看，報紙上便登出各不相同的東西，這就使得報紙成爲各種不同的樣子。

不過，人人都應當知道的事情，人人都應當知道的道理，就會在不同的報



紙上都登出來。這就是它們爲什麼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。

無論你看什麼報紙，你總會在許多的消息裏面，許多的文章裏面，看到這世界上發生一些什麼事情，起了些什麼變化。你就從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世界的全貌，或者是某一方面，某一部分的面貌。

而且，你得到了一個引路的人，和一位老師。

這，就是爲什麼要看報的道理。

### 遠方來的客人

你歡喜客人嗎？

假使你住在鄉下，有一位姑媽住在城裏；或者你住在城裏，有一位姨媽住在鄉下；有一天，這位姑媽或是姨媽到你家裏來了。看呀，你的家裏立刻熱鬧起來，爸爸很高興，媽媽很高興，你也很高興。因爲這位姑媽或是姨媽還帶來了你的表哥或表弟，表姊或表妹，當大人們在一起談笑的時候，你這個小主人就來招待小客人，你們很快活地玩在一起，談在一起了。

你們玩，你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搬出來，你的書，你的畫片和照片，假如你還小，那還有你的玩具，你的洋娃娃。

你們談，談什麼呢？有時是談各人的生活，鄉下來的客人會談到：他們那裏有很多果木園子，果子熟了滿樹紅，他們怎樣去摘果子；或者，他家有一隻牛，大牛生下一隻小牛，小牛沒有角，亂蹦亂跳；或者，他們的老師會畫畫，在牆上畫了一張毛主席像，人人見了，都說：「很像，很像！」如果是城裏來的客人，他會談到，他們怎樣扭秧歌，怎樣遊行，或者，他們怎樣演戲，演什麼戲。

這樣，你們就會說起故事來，一個講，我看過「小主人」，那是怎樣怎樣；另一個就講，我看過「白毛女」，那是怎樣怎樣。

你們談得很開心，很開心。

聽聽大人們的談話吧，他們也談得很開心。

不過，大人們總是喜歡談一些大事。

城裏來的客人說，我們已經組織起工會來了，正在學習呢；或者，蘇聯代表團來過了，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，請他們講演，那個講話的是個女的，叫做杜

什麼什麼娜的，她是教育部的副部長呢。如果是鄉下來的客人呢，那就會講到鄉下的大事；比如：鬥爭了一個惡霸，或者修整了一段河道。有時也會談到物價，一隻雞蛋賣多少錢。

這些事，你的小客人不會談，可是你聽起來也滿有趣味，因為那都是和你們的生活有關係的。

如果你住在北京，而客人是從廣州來的；或者你住在上海，而客人是從新疆來的；聽吧，你會聽到更多新鮮的故事。你會從他的嘴裏，曉得在那個遙遠的地方，人們怎樣生活，他們有什麼歡喜或者有什麼痛苦，他們有什麼戰鬥，或者得到什麼勝利。

看吧，一個遠方的客人，會給你帶來很多東西。是什麼東西呢？那是新聞，故事。

這個客人就等於是一張活報。

不止客人是活報，有時不是客人也會被當作活報。如果鄉裏人進一次城，當他回到鄉裏的時候，別人會這樣問他：「城裏有什麼新聞嗎？」他必須多少

講一點，那個問話的人纔滿足了。

有時，上海人到一次蘇州，當他回到上海的時候，別人也會問他：「蘇州有什麼新聞嗎？」

你看，人們多麼歡喜聽新聞啊！

這是爲什麼呢？爲什麼人們對於新聞這樣熱心呢？

想想看吧，你是生活在一個廣大的社會上，在一個廣大的世界上；可是你天天所看到的人卻是那麼不多幾個；你天天所遇到的事情卻是那麼一點點。

即使是很遠很遠的地方，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，那也和你有關係，因爲那會影響你的生活，你怎會不想知道呢？

不是這樣嗎？當美國政府把美國共產黨領袖關在獄裏的時候，全世界人民都起來反對，我們中國人民也提出了抗議。當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節的時候，我們不是也在慶祝這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日嗎？

正是因爲這個道理，我們的遠方的來客就成爲活報了；而收到一張報紙呢，那就像是接待一羣來客。

## 每天早晨

沒有客人的家庭是寂寞的，沒有報紙的家庭也寂寞。

每天早晨，一個訂着報紙的家庭，除了小弟弟小妹妹之外，人人都在等候報紙。

如果你住在城裏，報紙會比你起牀更早，不，它是不睡覺的。當它在半夜裏從機器下面爬出來之後，便一張一張疊在一起，天一明，隨着送報的人走進你家的門。

如果你住在鄉下，報紙就要先走進郵局，再搭車或是搭船，騎在驢子或者馬背上，然後方能到你的家裏去。那或者已經不是早晨，而是午後或晚上了。

但是不論什麼時候，只要是一份新的報紙來了，那就好像是來了許多客人，的確是許許多多，有幾十位。

我們隨便找一天談談吧，這是十一月八日，一九四九年。

第一位客人從北京來。他告訴你，昨天，在蘇聯大使館開了一個很大的酒

會，連毛主席都到了。毛主席舉着酒杯對羅申大使說：「斯大林萬歲！」羅申大使舉着酒杯對毛主席說：「祝毛主席康健！」這個會是慶祝十月革命節的。

第二位客人從南京來。他說，慶祝十月革命節，南京也非常熱鬧，在新街口的十字路口上，有三面都裝起了電燈字，一面是「向蘇聯學習」，一面是「慶祝十月革命」，一面是「中蘇友好萬歲」！

第三位客人從湖南長沙來。他說，你記不記得西蒙諾夫？那個蘇聯的文學家，他到長沙去了！

第四位客人從廣州來。他說，嚙，好大的毛主席像，九丈長，三丈寬，在廣州江邊一幢十二層樓上掛下來，上面還寫着：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！」

第五位客人從上海來。他沒有報告什麼新聞，卻講了一段話。他說，美國的十一位共產黨領袖從獄裏放出來了，是美國人民保出來的。這件事情是美國人民和反動派鬥爭的勝利。

還有許多位客人，是從內地各小地方來的。從四面八方來的客人，報告了四面八方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。



有一位參觀了鐵礦，他便講這鐵礦的情形。另一位參加了婦女代表大會，就講這大會上的情形。又一位參觀了一個工業展覽會，就講這展覽會的情形。聽了他們的報告，你就像是跟着他們走了一趟。

還有許多客人，是從外國來的。

有一位看了莫斯科紅場的閱兵式。他看見了斯大林，還帶來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許多人的照片。

有一位從巴黎來。他說，巴黎的人們正在注意他們的新內閣。法國的內閣剛剛換了一批新人上臺。這是些什麼樣的人呢？是一羣反動派，跟着美國屁股後面跑的傢伙們！

很多，很多，真是說不完。但是，另外有幾位客人，還是非介紹一下不可。有這樣一些客人，他們並沒有向你報告新聞，卻對你講了些故事：

第一個講，有這麼一塊地方，有一座廟，從前每年總要起兩次會，起一次會，真熱鬧呀，可是也真花錢。現在這個地方解放了，老百姓不起會了。但是，有一天，那和尚在打掃殿堂了，人們問他：是起會嗎？他笑了笑說：起什麼

會？反霸宣傳大會，咱們這裏要鬥爭惡霸了！

第三個講，有一個人，姓馬，是個畫畫的工人。他一面畫畫，一面跟着解放軍打游擊戰。他畫的畫是給工人看的，給農民看的，給解放軍看的。這個人做工頂頂熱心。有一次，他請了兩天假，回了一趟家，後來他覺得誤了工作是不對的，他說：「我半個月不睡午覺，在那個時間照樣做工。」他真的半個月不睡午覺，做了很多事。

講故事的也還有七八個人，你可以願聽哪個聽哪個。有這樣多的客人，真是熱鬧極了。

但這不是偶然一次，是天天如此。因為日報是天天出版的。

### 新聞 · 記者

哪裏來的這樣多的人？——他們天天對人講新聞，天天對人講故事。

你在和人談話當中，有時會聽到這樣的話：某人是新聞記者。什麼是新聞記者呢？那是為報紙工作的人，更妥當一點說，那是給報紙寫消息，寫文章

的人。對大家講新聞故事的，正是這班人。

他們的工作很不一致，有的專門在外面打聽新聞，那就叫做跑消息；有的面做着各式各樣的工作，卻一面就把自己看到的做到的事寫下來，寄給報館；有的在報館裏面工作，那工作就是把收到的各種消息各種報告和文章集在一起，選擇一番，登在報紙上。

這就是三種不同的工作：採訪、通訊和編輯。這以外還有許多別種工作，我們暫且不談。

三種不同的工作，做的卻是一件事，都是要把新聞記下來，告訴讀者——看報的人。

那麼，什麼是新聞呢？

這是頂頂重要的，他們不是和人談天，可以東拉西扯；也不是不負責任談空話，想說什麼說什麼。他們必須揀選一下，講什麼纔好。

講什麼呢？講事實，講那些實實在在已經發生的事。

可是，世界大得很，全中國也大得很。就是單說一個城市吧，比如上海，它